

蘇曼殊

鈕因沂

曼殊之略史——原名蘇戡，字子穀，小名三郎，更名玄瑛，廣東香山縣瀝溪鄉人，生於日本之橫濱，時一八八四年八月十七日也。其父傑生，經商於倭，故有謂曼殊乃櫻島產，非中原人也。生母爲日本下女，其姓氏不詳，曼殊生甫三月，其母卽出走，終不知其下落。於是傑生乃命其副室河合氏，子曼殊，曼殊卽認河合爲生母，未知其爲養人也！曼殊於六齡時，由嫡母黃氏攜歸粵之瀝溪故鄉，七齡入塾就學，繼習英語，十五歲復至橫濱，入大同學校，早稻田大學，成城學校等處，曾參與拒俄義勇軍，及軍國民教育會，是時革命思潮，已澎湃於曼殊之腦際矣！亡何，輟學離日，負笈歸粵，十九歲披髮爲僧，入惠州某破寺，以法名博經自命，自是脫離家庭而度其流浪生涯矣！迴歷扶南，印度諸地，學習梵章，精究佛學，歸國後，卽振鈴執教，曾任長沙實業學堂，明德學堂，日本西京學社，盤谷青年學會教員，曾謂諸生曰：「以勇猛奮迅，大雄無畏，澄清天下！」曼殊既有若斯豪語，何爲遁入空門而作方外人

？實塵俗使之然也！於二十三歲時，至日與章太炎等，創辦民報，及天義報，鼓吹中國革命，後二年，至星加坡，爪哇之嚙嚙間遊，繼此以往，東西飄零，浪跡江湖間，而屢至日本，省視河合，於三十五歲時，一九一八年之春，患腸胃病，歿於申之廣慈醫院，超脫紅塵，而溘然長別世人矣！悲夫！

曼殊之個性——曼殊者，超人也，其個性可於其言行中見之，曼殊之寄調箏人詩：「禪心一任娥媚妬，佛說原來怨是親；雨笠烟簑歸去也，與人無愛亦無嗔！」於此詩中，可知其意境實無戀於人世也！但曼殊本事詩有云：「烏舍凌波肌似雪，親持紅葉索題詩；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鬢時。」及「相憐病骨輕於蝶，夢入羅浮萬里雲，贈爾多情書一卷，他年重檢石榴裙。」曼殊既云：「與人無愛亦無嗔，」何又謂：「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鬢時。」及「贈爾多情書一卷，他年重檢石榴裙。」之詩句耶？由斯可知曼殊實有難言之隱痛在也！

於其本事詩中有云：「芒鞋破鉢無人識，踏過櫻花第幾橋？」及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詩中，「無端狂笑無端哭，縱有歡腸已似冰。」及春日詩：「知否玉樓春夢醒，有人愁惹柳

如烟！」其悲憤之情，溢於詞句間，謂其人無識之者耶？！其流浪之生涯亦可察之於其詩中，寄調箏人：「懺盡情禪空色相，琵琶湖畔枕經眠。」及吳門依易生韻：「獨有傷心驢背客，暮烟疎雨過闔門。」「春泥細雨吳趨地，又聽寒山夜半鐘。」「一自美人和淚去，河山終古是天涯。」其飄泊之情況，可知梗概矣！

其法名博經亦有來歷，蓋曼殊於十九歲時，遭遇悽愴乃萌出家之念，至惠州某破寺披髮，自此爲方外人矣！日久因不堪其苦，於某日乘其師出外募化，竊其師之度牒潛走，其師法名博經，道號超凡，後曼殊即以博經自命。當曼殊於日本時，某夏日飲冰五六斤，至不省人事，呈昏迷狀，後漸復蘇，然翌日又復作此舉，曼殊欲自盡耶？抑尋歡耶？其行實怪僻也，此亦曼殊軼事之一

曼殊之才學——曼殊學問之深高，非常人所能及，除通日文漢學外，泰西之學亦精，於其吊拜輪詩中有云：「丹頓拜輪是我師」及「可能異域爲招魂」其求西學之深及慕名士之心不言而喻矣！曾赴身毒噶嘰諸地研習佛學，兼究梵章，梵文爲哲理最深之學，於其梵文典自序中云：「學之書之，定得常住之佛智，觀之誦之，必證不壞之法身，諸教之根

本，諸字之父母，……………歐洲通行文字，皆原於拉丁，拉丁原於希臘，由此上溯，實本梵文。」由其序中，可知梵文之高古矣！世之知者無幾，而曼殊遊暹羅時曾隨鞠摩長老研習，得其精邃，誠超人也，余敢曰：曼殊之才學，難有繼之者矣！

曼殊之著作——據其自云：梵文典八卷，梵書摩多體文，沙昆多邏，法顯佛國記，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，泰西羣芳名義集，泰西羣芳譜，埃及古教考，粵英辭典，無題詩三百首，人鬼記，英譯燕子牋，共十二種，但現均不知其下落，惜哉！劉成禺有所著之漢英及英漢二種辭典現爲柳亞子所藏，但亦殘缺不全，曼殊雜著有嶺海幽光錄，燕子慶隨筆，譯小說有慘世界，娑邏海濱逐蹟記，小說有斷鴻零雁記，天涯紅淚記，絳紗記，焚劍記，碎簪記，非夢記，其他尚有文學因緣，潮音集，拜輪詩選，漢英三昧集，共有十四種，均刊行於世！

曼殊之我見——綜觀上述，曼殊之生平歷史，可知其梗概矣！彼既學問豐富，品格高超，何不貪利祿，而遁跡空門，流落江湖，爲一寒僧，未能展其所長，不禁令人爲之痛惜也，曼殊之我見可以三點述之：

(一)超特——凡庶之人，無不貪名利者，奢華者，即欲爲方外人，當亦爲環境所迫，或非心願，出於自願者有幾人耶！曼殊既能通數國文字，爲一多才之學者，且曾參與革命事業，則何不一登政治舞台而願遁跡空門？若斯，曼殊之思想行動可謂超特矣！

(二)清高——曼殊於印度諸地遊學歸國後，不爲利祿所誘，而任一教職，以詩文自娛，即以文學家評之，亦異於普通之作家也，蓋曼殊之文並無宗派，以抒情爲歸，清高即此耳！

(三)模範——曼殊之可作吾人典型者，彼之學識耳！除日文漢學外，復精泰西之學，即梵文亦精究之，其求學之心，可謂深矣！能不畏難，克苦研習，其奮鬥之精神，可爲世人風矣！

因沂塗於十二月九日之深夜。